

雀 小 蔡

著

他

为什么这么关心她

主编·珠姐

君无愁

花季小说丛书  
第一辑



雀小蔡

想无愁

花季小说丛书  
第一集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君无愁 / 蔡小雀著 . —西宁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  
2003. 2

(花季小说丛书 / 珠雅主编)

ISBN 7 - 225 - 02277 - 6

I . 君 . . . II . 蔡 . . . III 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1811 号

(花季) 小说丛书 (第一辑)

主编：珠 雅

责任编辑：马欧治 凌 云

封面设计：杨 丹

出版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邮政编码：810001

电 话：(0971)6143426(总编室)

印 刷：上海铁路局上海印刷厂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mm × 1168mm 1/64

印 张：144

字 数：380 万

版 次：200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 - 2000

书 号：ISBN7 - 225 - 02277 - 6/I · 440

定 价：216.00 元(共 48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楔子

这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时代——  
到底有多恐怖呢？

国家强盛到小邻邦中番邦大乱七八糟邦都不敢“进犯”，只敢每年找个良辰吉日“进贡”一些金矿啦、锦缎啦、人参貂皮乌拉草之类的怪东西给京城的皇帝老儿，希望他老人家有事没事别勤劳，突然间兴起什么“东征西讨南捉北打”的念头儿。

害无聊到极点的皇帝根本找不到机会和借口出去打打架，活动筋骨。

很恐怖吧？

最恐怖还在后面，由于全国百姓丰衣足食安和乐利，国库和仓库的黄金堆到每次都要外面看守的人硬挤上门才关得住，不至于会滚出来。

有多恐怖——“架”恐怖——

就连稻米粮食等等也年年丰收，各省各城都得

忙着加盖仓储才有法子堆积这些黃澄澄的稻谷。

更加悲惨的是，外邦人士总是来京城说要朝圣，取经，其实每次都被这儿的繁华热闹搞得晕头转向，一个个来了就不想回去，所以一时之间，连街上都不时可以看到眼睛绿绿的，蓝蓝的，要不就是全身黑黑的番邦人氏。

由于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的，国富民安天下太平的朝代，所以在这个悲惨的、恐怖的、人人都吃太饱喝太足、显得太无聊的年代里，自然就有人想要生出些事来玩玩，否则日子岂不是太清闲了吗？

其中定北侯、镇南侯、逍遥侯三人就因为太无聊，所以被陷害娶了亲亲娘子。

京城相当闻名的三虎公子——三位二八年华同属虎的英俊男儿，也在求爷爷告奶奶、惊天动地的努力不懈下，终于各自娶回心爱的娘子，一偿多年想成亲的宿愿。

然而在歌舞升平到日子过得极度无聊的皇宫之中，也有一位号称玉面潇洒美男子，开始不甘寂寞了起来——

# 1

皇宫中的日子，基本上是很无聊的。

乐乐在进宫之前，总以为皇宫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每个人的脸上必定是庄重威严，在里头若不是被头头宫女们欺负，就是会给皇族们虐待，包括三更就得起床干活儿，吃饭总是拣人家不要的，最最难吃的窝窝头和干粟饭来吃，而且只要服侍的主子一有个不高兴，立刻就会被滴烛油抽鞭子坐老虎凳……

这是小乐乐在十六岁进宫的这一年，小脑袋瓜里装满的一切恐怖印象。

如果不是她娘病了，爹又跟二娘跑了，家里米缸只剩下五粒米，一颗地瓜和一小块盐巴，她也用不着在宫里选侍女的时候自愿跑到县衙里报名。

虽然明明知道一进宫有可能有去无回，为了那十两银子的卖身钱，她也咬牙忍了，而且县衙的人还

跟她说，若是进宫得到主子的喜爱，说不定每个月的月俸攒一攒还可以托人带出来给娘呢！

冲着这一点，她说什么也要去。

不过乐乐还是在进宫的第一天就发生了状况——

“……葛小霜。”

“有！”

“杜小云。”

“有！”

“杞乐乐。”

“……呜呜呜。”

念名单的劳公公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，“……杞乐乐！”

“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午后的后宫门突然吹起了一阵阴森森的冷风，首领太监劳公公情不自禁打了个冷颤，怯怯地举目四顾。

宫女们个个低着头娇羞不已，一点儿异常的动静也无。

但见杨柳处处流水淙淙，让明明是炎热的天候，在这儿也变得格外阴凉。

劳公公吞了口口水，突然觉得这阵风吹得有点诡异。

听说……听说这个“德衡小苑”在前朝并不是个宫女训练休息所，而是专门关一些不听话犯了错的宫女的地方。听说啊，以前曾有几个宫女想不开，在这儿上吊自尽了。

今年九十几岁的老醉鬼许公公就信誓旦旦地说，当年每逢阴凉的时节，他在这儿偷懒打瞌睡时都还会经常听到一阵“呜呜呜”的凄厉哭声……

劳公公一想到这儿，鸡皮疙瘩浑身竖起，“该……该不会是真的吧？”

可怜他熬了四十几年好不容易当上小小的宫女首领太监，千万千万不能在这个当头撞了鬼中了邪呀！

“这个……那个……”他清了清喉咙，勉强控制两腿别不争气地打摆子，思忖着该怎么草草把各宫宫女的差事儿给处理掉，好赶紧回去烧个香拜个佛

保保平安哪！

“呜呜呜……”这次的哭声不再是飘飘忽忽的，反而有明显增大的趋势，这下子所有的人都听见了，不过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抛向背后——

照高矮胖瘦的顺序排列下去，在最最后面最不起眼的角落处，有一个瘦小的身影，肩头不断颤动，可是那越来越大的哭声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。

原来是人哭，不是鬼哭！

劳公公悬在半空中的一口气松了开来，又好气又好笑地问道：“后面后面那个……对，就是你，在哭的那个，抬起头来。”

小小身影怯怯地抬起头来，清秀的小脸上满是鼻涕眼泪，还一边吸气一边哽咽，“我……吗？”

“就是你。”劳公公排开人群，来到她面前左盯右瞧。

还好，虽然人是小了点瘦了点苍白了点，不过起码不是个鬼，而且看起来白白净净挺伶俐的……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温和地问。

乐乐胆怯地退后了一步，擦了一把眼泪，惧怕地

望着他，“我……叫乐乐。”

劳公公眉毛往上一挑，“耶？你就是杞乐乐？”

她发着抖点了点头。

劳公公忍不住一击掌，“唉呀，这就是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做错了什么事吗？”她大惊失色，漆黑滚圆的大眼睛眨呀眨。

“不是的，”劳公公看她大眼睛一眨，眼泪又要滚下来的模样，连忙挥着手道，“我是明白了，原来你就是杞乐乐，才会一连叫到你的名字就哭声不停。”

“……对不起。”乐乐很惭愧地低下头。

她也不是故意哭，就是忍不住哭……从小到大就是这样，只要一害怕还是一急，泪珠儿就不争气地滴滴答答掉下来，爹骂了几百次说她是倒霉鬼，赔钱货，家里都给她哭穷了，可是……可是她自己也忍不住哇，只要心头一酸，眼眶就热了。

真的是她把家里给哭坏了的吗？

一想到过去，乐乐的眼泪又夺眶而出，索性哇地放声大哭了起来。

哇……她进了宫了，再也出不去了，要在这儿被

虐待一辈子了……哇……

她突如其来的哭声惊天动地，劳公公差点没被吓死，手忙脚乱地掏出手绢儿来，拼命想要止住她的哭声。

“这这这……嗳，别哭哇，等会儿给主子们听见可怎么办呢，还有，待会儿各宫就要过来带人了，你这样子净哭怎么行呢？给人家听见可不得了哇！”

尤其消息要传到皇上那儿去了，还以为他们这些太监头头们虐待菜鸟，到时候他们可就百口莫辩了。

乐乐听见他这么一说，吓得不停眨眼睛，“给主子听见……就很惨吗？”

劳公公拼命点头，“很惨，非常惨。”

宫里头是很讲究劳工权益的，尤其是皇上皇后和太子公主，对奴才们的福利重视得很，上次就是飞霞宫苏娘娘的贴身侍女毒打一个小宫女，结果恰好被太子爷看到，当场就被撵出宫外，终生不得再进宫。

宫中的差事又安稳又和乐，可是份肥缺呢，有多

少人抢破了脑袋都进不来，那名狐假虎威的侍女又是被撵出去的，铁定会给左邻右舍指指点点到头都抬不起来的。

乐乐打了个寒颤，眼底闪过一抹深深的恐惧，“那……就糟了。”

“的确很糟。”劳公公捏了一把冷汗。他才刚刚当上首领太监，可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撵出宫外呀！

乐乐吓得小脸发白，拼命咬住下唇，努力摇着头道：“我不哭……不哭了。”

她还是第一天进宫，万一让主子一怒之下就给砍了，那该怎么办？甭说要攒钱托人带出去给娘了，恐怕是得托人把这颗脑袋带回去给娘，都还没有人敢帮忙呢！

所以不能哭，说什么打死都不能哭，要不然下场……

她又打了个冷颤。

“很好，这才是乖孩子。”劳公公拿着名册，满意地道，“你想到哪一个宫去当差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摇摇头，脑子里一团浆糊。

只要主子不太凶，打起人来不会太疼，不会动不动就就饿她十顿八顿的，那就好了。

看她乖巧可人的模样，劳公公心底忍不住升起一抹疼爱的温情。如果当年他没有净身入宫来，恐怕女儿也有这么大了吧，唉。

“乐乐，你……会绣花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一点点。”她很是惭愧地道，“绣得不太好。”

“那识得字吗？”

她心虚地吞吞口水，“公公对不住，我……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担。”

“会不会弹琴啊？”

她吓了一跳，拼命摇头，“不不不，我不懂什么谈情说爱的……我娘说那是羞死人的事儿，不能谈的。”

“嘆！”劳公公呛到。

“公公……我会干粗活儿，什么样的粗活儿都会的，烧饭洗衣服劈柴种田养小鸡……我通通会。”她终于想到自己会做的事了，兴冲冲地道。

劳公公差点笑出来，真是个老实头，无论哪个进宫来的宫女，为了要抢轻松的差事儿干，都把自己说得十八般武艺样样会，就是希望能够分到细活儿，谁也不希望去做粗重的苦差事。

只有她这个丫头，竟然还拼命想要揽这些粗活儿做，真不知道她是老实还是笨。

“唉，看这模样儿，把你分配到其他宫里恐怕只是害了你，你怎么斗得过那些争奇斗妍，天天跟斗鸡没两样似的宫女呢？”他沉吟，“各宫的娘娘们虽说不至于太刁难奴才，可也都不是什么好伺候的……正好，奏琴公主那儿缺了一个丫头，你就到琴悦宫去伺候吧！”

“公、公主？”乐乐吓退了两步，整个背脊几乎贴在墙角，“我……我不成的，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服侍金枝玉叶的公主呢？肯定会搞砸的，要不公公，我到厨房去帮手好吗？我会烧柴火煮饭……”

“御膳房里通通是御厨们的天下，你去那儿只怕连烧柴火的资格也构不上，还是到琴悦宫去吧，奏琴公主是个性情温厚的好主子，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是个公主呢，她生平见过最大的大人物也不过就是县衙里头的王捕头，现在一下子突然要在一个公主身边当差……

她困难地吞咽着口水，突然觉得一阵头昏眼花。

“就这么决定了。”劳公公自认为做了一件大善事，笑得合不拢嘴就踱步离开，继续指派其他人做其他的差事了。

服侍一个公主……服侍一个公主……

乐乐又想哭了。



皇宫里的日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安稳，非常非常的平顺，但是也非常非常的无聊。

总之，跟她当初所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……

什么会被毒打啦，抽鞭子啦，滴蜡油啦，夹夹棍啦，饿肚子啦，通通都是自己吓自己。

其中乐乐最感谢的是，每餐除了白米饭和青菜之外，竟然都还有一颗大卤蛋可以吃呢！

每当她捧着粗瓷大碗，看着上头高高的饭菜和

大卤蛋时，她就忍不住打从心底由衷地感恩起老天爷的厚眷。

皇宫是个好地方，尤其每个月还可以领一两银子的月俸，更让她认定这里绝对是人间天堂。

而眼看着韶光似流萤，“咻”地一下子两个月就过去了，时序从夏季进入凉爽的初秋，小乐乐也安安稳稳地在琴悦宫里干了两个月的活儿了。

在琴悦宫里两个多月来，乐乐才发现原来世上也有这么善良好心的主子，这么轻松快活的日子。

公公真的没骗她，奏琴公主对待奴才们好得不得了，尤其对她这个初进宫的小宫女，更是三不五时就呵护备至，有点心吃也不忘问她要不要尝尝，还有还有，还主动教她读书识字，公主说呀，女孩儿不识字很吃亏的，所以琴悦宫里的每个宫女都要学着读书习字。

而事实证明小乐乐除了爱哭的本事一流之外，她习文学字的本事也最厉害，几乎不到两个月就认得了一本三字经和百家文的字。

偶而还学着看看琴公主常常翻看的诗书，摇头

晃脑地跟着念几句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、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……

只不过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爱哭还是改不了，只要琴公主一对她好，她的眼泪就掉个不停，怎么也锁不住。

下辈子她干脆出生当颗西瓜算了，反正随手一掐就是这么滴滴答答的。

“乐乐，乐乐？”温和蔼的奏琴公主翩翩然走近她。

只见梳着两个俏皮发髻，发上系着两朵小红蝴蝶花的乐乐小脸仰望着天空，蹲坐在石阶上，手捧着一盘早已凉掉的五色包子，整个人完全进入魂游天外的状态中，奏琴公主见怪不怪地微笑了起来。

“乐乐。”她轻轻推了她一下。

乐乐眨了眨眼睛，好似初初回神一样，好不容易目光的焦点才聚拢，“吓！公、公主？”

她急急忙忙要起来，却忘记了手上的盘子和包子，一骨碌通通滚到了地上，慌得她又连忙弯腰去捡。